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UN LIBRARY

DEC 8 1990

UN/SA COLLECTION

S/21977
3 December 1990
CHINESE
ORIGINAL: ARABIC1990年11月30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90年11月21日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先生接受科威特《政治报》访问记录。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姆雷·穆萨(签名)

附件

《政治报》：什么时候会战鼓雷鸣呢？换句话说，什么时候爆发战事？

总统：事实上现在已经战鼓雷鸣，后果很糟。很不幸的是，伊拉克不明白后果会多糟；他们似乎完全与世界隔绝。我们已经尽力制止这场破坏性战争的爆发；我们抱着一丝微弱的希望，等待巴格达醒过来，使世界避免一场浩劫。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困在死胡同里。

《政治报》：总统先生，一丝希望已经消失吗？你认为和平解决已绝望吗？为什么你要求拖延两三个月呢？

总统：我要求延迟两、三个月，只是…最后一试。如果说我是一个文官，不如说我是一个军人，因此，我深知这场战争的毁灭性如何猛烈。我要求延迟两、三个月，但是，全世界在这次危机中已受了创伤，我不知道会不会答允。我也不知道是否在这两、三个月中我们只是敲门，或是逐家逐户敲门，却无人理会。

穆巴拉克总统就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要求召开阿拉伯首脑会议一事评论如下：

总统：当摩洛哥刚提出这个建议时，我们认为已经作出安排，可以确保在国际上获得接受，或是摩洛哥接获暗示，伊拉克愿意略为灵活一些。但是，建议一经宣布后，伊拉克提出了无法接受的条件，我们发现老是在绕圈子，困在死胡同里。因此，摩洛哥的建议就烟消云散，阿拉伯国家没有接受；阿拉伯国家希望拟订具体的议程，以规定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的日期和执行安全理事会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决议为限。一经决定执行联合国的决议后，世界各国就不允许伊拉克拖延下去。

《政治报》：如果萨达姆·侯赛因能够玩弄手段，拖延时间，那么在科威特问题上的国际联合阵线会不会解体？

总统：在这样的时候不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全世界这么团结，国际协调这么好，不会的。这不是轻微边界争执，可以由区域安排解决。问题是，科威特是一个独立国家，在世界地图上占一席位而萨达姆·侯赛因把人家占领了。如果让他

得逞,那么世界上将会出现大国吞并小国的弱肉强食局面,这是十分危险的,绝对不能让它发生。国际社会决心要惩罚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此一决心是不会瓦解的。如果伊拉克认为它能够玩弄世界的情绪,借以拖延时间,那么它就错了。

《政治报》:但是,总统先生,整个世界都要对付萨达姆·侯赛因,而他仍然这样顽固,他的力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的军事力量强吗?还是他的幕僚都是魔鬼而不是人?

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危险是,他不理解这场国际危机的深度。他有若干顾问;他们告诉他的情况,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说什么国际部队会在这场战争中吃败仗。萨达姆·侯赛因的力量并非外在的,只不过是它以强权骑在人民的头上,威吓他们,杀害他们,折磨他们。如果这场战争爆发,不会维持象萨达姆·侯赛因想象的那么久。还有,他的军队现在已开始感觉到它正在走向一场力量不相称的战争。如果战争爆发,大多数军队会求自保而不会去打仗。一方面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场力量不相称的战争;另一方面,他们知道这是一场不义的战争--也就是占领别人的国家,夺取别人的财产。萨达姆的军队现在了解这一点。我们将努力到最后一刻,阻止伊拉克领导把它的人民、它的军队和它的资源推向毁灭,并殃及其他国家。

《政治报》:你怎么看待伊拉克总统不时提出的主张,包括最近他提出要从圣诞节开始的一段时间内释放人质?

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以为人们是傻瓜。美国答复了他,撒切尔也答复了他。他们清楚地表明,他提出这些主张;目的是要拖延时间。他以为人们不知道他的目的。这是他的致命伤。很明显,他不惯于搞国际政治。他不懂。他以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伊拉克的一个村庄,如果不妥协,他就用二元化学武器来恫吓。他以为如果战争爆发,他将能够使用这种武器。

《政治报》:总统先生,我在注视海湾危机时获悉,有一名阿拉伯领导人在离开开罗向你道别时告诉你,萨达姆·侯赛因获得\$1000亿,他问你\$200亿够不够,还是你想要多些。

总统深思片刻，然后激动地说明如下。

总统：我不必指出埃及是不会为任何价钱所收买的。诚然我国正经历经济困难，但我国绝不会出卖原则或抛弃我们世代相传的理想。这些原则不仅仅局限于埃及的政治领导阶层，这些原则也是我国人民在整个历史中的特色。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管价钱多少，埃及的原则和立场都不能出卖。

《政治报》：总统先生，一名美国众议员说萨达姆·侯赛因向你提供了\$2500万。

总统：是的，在他进军科威特前，我国中央银行收到一笔\$2500万的汇款，我获悉这笔款是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汇来的。考虑到伊拉克正在经历一场危机，并如人们说正处于急需时期，这笔汇款使我感到诧异。当我就在那天与他谈及这一笔款时，他告诉我这只是一个开端，情况好转时他们会送更多的钱给我。我本想把钱退回去，可是在获悉钱不能退回，否则此举会造成误解后，我们利用这笔钱满足我们的需要，当然这是指埃及政府的需要。这样，萨达姆·侯赛因就认为我们的原则可以出卖了。

《政治报》：总统先生，你知不知道，你的原则态度已使你被海湾的国家和人民确认是位历史性领导人，证明埃及仍然是阿拉伯世界的母亲和柱石？

总统：我们已在海湾危机中应用我们的原则。我们怎能让一个国家去并吞另一个国家呢？这是一种政治灾难，我们不能让它降临到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头上。如果这是一个外国这样对付另一外国的问题，我们也会采取同一的原则立场。如果我们让这种行径得逞，我们的准则便会受损。我们已应用了我们的原则；这些是我们引以为荣的原则。埃及历史悠久，而且不一个是海盗国家。

《政治报》：那些支持萨达姆并且试图为他的行动辩护和表示赞同态度的国家，它们的动机是什么？

总统：随着时日消逝，许多事情就会大白于天下。总有一天，我们会看清楚自己想象不到的事情。对科威特事件负有攸归的人当中，有伊拉克境外的煽风点火的人，他们为钱财所诱，以为会分享赃物。真相将会大白，到时我也会有很多话要说。

《政治报》：萨达姆·侯赛因打进科威特时是如何盘算的？他贪图些什么？

总统：萨达姆以为这类行动会象一些其他危机那样结果。他以为世界会稍作抗议，然后他就会得到他以为能够为他安排国际环境从心所欲，采取拖延战略，永远留在科威特。他计算错误了。自从掌权以来，他已把伊拉克推进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和困境中：他同伊朗打仗的估计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又看到他对科威特的估计也是错误的。自从掌权以来，萨达姆的估计都是错误的。我想，他认为战争和危机是最抢新闻的事。不幸，萨达姆总统周围的一些人在许多事情上给他一种不切合实际的乐观印象。
